

第二十一章 小娃兒融化人心

小廝胡楊見陳家亂成一團，趁人不備，悄悄往後退了兩步，轉身就跑，誰知王四兒正瞅著他呢，忙衝上去一把抓住他的後領，把他拖回來制住，用草繩綁了他的雙手，又抽了他的汗巾子塞在他嘴裡，而後把他關進東邊耳房。

忙完這些，王四兒趕緊去西廂房，在外面等著秦素梨安排。

秦素梨前世在端王府管理王府內院多年，頗會安排家務處理事情，因此有條不紊地指揮著。

她先讓春穎去灶房，一個鍋燒水，一個鍋煮白綾汗巾，並燙了銅盆送來備用，又叫王四兒去請陳家莊的大夫過來，由陳老爹陪著，好茶好水的款待著，這樣到底心裡不慌。

至於陳老太太，自然是要留在西廂房陪著女兒陳氏。

秦素梨把一切安排妥當，這才去看陳氏，「娘，妳覺得怎麼樣？」

剛才那陣絞痛終於過去，陳氏臉色蒼白，眼裡已經沒了淚，卻也沒了神采，眼神都有些直了，眼珠子許久不動一下。

秦素梨在床邊坐下，攥住陳氏的手，身子前傾，沉聲道：「娘，我如今已經賺了好幾百兩銀子，以後沒了我爹，我就可以放心地買田置地開鋪子做生意了，以後妳由我來養著。」

陳氏緩緩移動眼珠子，聲音疲憊，「素梨……」

沒了頂梁柱男子漢，我們娘們可怎麼辦？」

秦素梨領會陳氏的未竟之意，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娘，妳還年輕，大把的好日子還在後面，享不了丈夫的福，就等著享女兒的福吧。」她的大眼睛亮晶晶的，滿是堅定，「娘，咱們自己把日子過好，到時候讓秦義成後悔，好不好？」

陳氏咬著嘴唇，淚水滑落下來，「好……」她又哭著和陳老太太說道：「娘，我小肚子往下憋墜著疼……」

陳老太太心疼得撲過去，緊緊握住陳氏的手，「我的兒，我苦命的兒……」

這時候外面傳來一陣腳步聲，原來陳三郎拽著接生婆鄧婆子過來了。

秦素梨忙出去迎接。

沒多久，里正娘子帶著三個兒媳婦也都過來幫忙，陳家一下子熱鬧非凡。

到底是第二胎，畢竟比頭胎好生些，再加上陳老太太和秦素梨一直陪著，到了亥時二刻，陳家西廂房裡傳出一聲響亮的嬰啼。

秦素梨還是第一次聽到初生嬰兒的哭聲，又是歡喜，又是吃驚，「古人說小嬰兒出生是呱呱墜地，弟弟的哭聲果真是『呱呱』啊！」

陳老太太歡喜得很，「妳出生時，哭聲比妳弟弟還大呢，簡直震耳朵。」

鄧婆子咬去臍帶，讓陳三郎去埋了胞衣，吩咐熬了定心湯，讓陳老太太餵陳氏吃了，又安頓孩兒停當，這才告辭要走。

秦素梨忙拿了一錠一兩重的銀鏤子給了鄧婆子，笑吟吟說著感謝的話，送鄧婆子出門，「老太太，今日多謝妳，洗三朝妳還來，我家送妳一匹松江毛青布。」

鄧婆子見秦素梨年紀小小，卻貌美聰慧，做事妥當，也大大地誇了秦素梨幾句，

這才離開了。

送邵婆子的時候，秦素梨還大大方方妥妥當當，有個大人模樣，待送走人，秦素梨拎著裙裾一陣旋風般跑進了西廂房，「啊啊啊，我要看弟弟！我要看弟弟！」在正房堂屋坐著的陳老爹和陳里正，在廊下的陳三郎和王四兒，還有在西廂房明間裡的里正娘子和三個兒媳婦見狀都笑了起來。

陳老太太忙把裹在襁褓裡的小嬰兒遞給了秦素梨。

秦素梨雙臂僵硬抱著弟弟，眼睛睜得圓溜溜，好奇地觀察弟弟，見他小小的，整個人紅彤彤的，眼睛還閉著，眉毛也似沒有，不由發出一聲驚呼，「怎麼這麼醜？」陳氏饒是傷心又疲憊，聽到秦素梨這句話也忍不住笑了，「傻孩子，小孩子都這樣，妳剛出生時也是這樣……不過妳出生時頭髮比妳弟弟濃一些，黑油油的。」秦素梨長長吁出一口氣，「啊，這樣我就不擔心了，我長大後這麼好看，弟弟應該也不醜。」

眾人聽了，又都笑了。

陳氏眼中也滿是笑意。

秦素梨這孩子，真是她的開心果和頂梁柱啊！

夜深了，客人都離開了，陳老太太陪著陳氏在西廂房也歇下了。

秦素梨帶了王四兒去耳房拾掇那個叫胡楊的小廝。

胡楊被綁了半日，又渴又餓又想去解手，秦素梨問什麼他就說什麼，乖巧又老實。得知自己的爹已經在京城迎娶了李太尉的寡居庶女，秦素梨吃了一驚，低聲問胡楊，「這個李家女是排行第二的那個嗎？」

胡楊伸出舌頭舔了舔乾得起皮的嘴唇，「聽說新奶奶在娘家是排行第二。」

秦素梨默然片刻，冷笑起來：我這親爹可真是有福啊！

李雪芷排行第二的庶出姊姊，閨名喚作李雪玲，秦素梨前世不但見過，還打過交道，還熟知李雪玲的諱名。

前世李雪玲可是京城有名的風流寡婦，因為相好知交滿京城，人送諱名「滿城嬌」。

胡楊一直在觀察秦素梨，見秦素梨笑了，忙討好地道：「秦姑娘，知道的我都說了，求您放了我吧，我家裡有老母小妹，需要我掙錢回去養活……」

秦素梨懶得理會胡楊，給王四兒使了個眼色，自己起身出去了。

王四兒解開胡楊身上的繩子，把他送到大門外，拿了個饅頭給他，「滾吧。」

胡楊跑到城門外，一直等到城門開，這才一路狂奔回了白玉蘭胡同胡大官人府裡。聽了胡楊的回稟，胡大官人吸了一口冷氣，自言自語道：「沒想到秦義成居然是個狠人，對妻子女兒也這麼絕情，甚至連兒子都不要了……」

胡楊忙道：「您還不知道呢，秦大爺那個女兒真是又聰明又能幹又美貌，怪不得秦大爺即使休了妻子，也要做主把女兒許給小柳舉人。」

胡大官人聞言覺得好笑，「秦義成這女兒能有多美？不過一個鄉下野丫頭罷了。」

胡楊笑嘻嘻，卻不肯多說了。

進入九月，因為趙舒咳嗽加重，泰和帝帶著趙舒去了嵩山溫泉行宮，一住就是一個月。

這日趙舒正在溫泉殿陪著泰和帝泡溫泉，或者換句話說，是泰和帝在陪著趙舒泡溫泉，畢竟與泡在溫泉裡相比，泰和帝更願意在溫泉行宮的精舍裡修仙煉丹。泰和帝閉著眼睛泡在溫泉裡，和隔壁小池裡的趙舒說話，「阿舒，你舅舅最近有些不著調，朕讓他去崇文閣監修歷代文選了。」

趙舒聽了，輕聲道：「父皇，讓他長長久久待在崇文閣吧，這樣也能保全連氏，畢竟是母妃的娘家。」

泰和帝見趙舒沒有生氣，這才悄悄鬆了一口氣，又問：「阿舒，你有沒有喜歡的女孩子？有的話告訴父皇，父皇給你做主。」

趙舒晶瑩如玉的俊臉上浮起淡淡的紅暈，卻閉著眼睛不吭聲。溫泉殿裡掛著無數水晶罩燈，滿室熱氣蒸騰如同仙境，在光暈中，泰和帝發現趙舒的耳朵尖紅了，不由在心裡竊笑，阿舒這孩子可真容易害羞。

他雙手扒在池沿，又道：「阿舒，有喜歡的女孩子可一定要抓緊，不要等人家嫁給別人了你才去著急，那就晚啦！」

兒子，趕緊成親吧，給朕生幾個白白胖胖的小皇孫。

趙舒渾身發紅，再也受不了了，當下拉了拉叫人的金鈴，叫了阿喜他們進來，拋下泰和帝獨自離開了。

第二天趙舒正在阿喜的服侍下服藥，奉命外出辦事的阿保垂頭喪氣走了進來，「王爺，小的剛接到一個消息……」

這一個月，他和阿壽奉趙舒之命前往杭州辦事，回京途中他和阿壽分道而行，繞道洛陽回京，阿壽從鞏縣那邊走水路回京，他還沒到京城，就接到了阿壽的飛鴿傳書。

是他疏忽了，小看了秦義成。誰知道秦義成居然這麼不要臉。

趙舒瞥了阿保一眼，淡淡道：「說吧。」

阿保「撲通」一聲跪了下來，把秦義成休掉即將臨盆的原配髮妻，為女兒定下親事，另娶李雪玲的事說了。

趙舒聽了，閉上了眼睛，沒有說話。

原來秦素梨的父親是這樣的無恥之人。

是他錯了，全錯了。

阿舒跪在地上，偷看自家王爺，見他雙目緊閉，濃長睫毛微微顫抖，嘴唇緊緊閉著，便知他是氣得狠了，心中更是害怕，忙低下頭去趴在地上。

半晌後，趙舒輕輕道：「去準備一下，我這就去鞏縣。」

這會兒他腦子裡有一萬種讓秦義成生不如死的法子，可是這件事是他自作主張的結果，他得先向秦素梨賠罪，然後再與秦素梨商議如何解決問題。

阿保忙道：「王爺，小的已經把您咳嗽加重的消息傳給秦姑娘了，阿壽飛鴿傳書，

說秦姑娘已經乘船進京了。」

聽了阿保的話，趙舒的眼睛瞬間亮了起來，問道：「真的？」

難道秦素梨心裡也有他？

想到這個可能，趙舒的心跳快了起來，雙目晶亮盯著阿保。

阿保見狀，心中也很是歡喜，「啟稟王爺，秦姑娘乘坐的航船出發之後阿壽才飛鴿傳書過來，阿壽還說了，他給秦姑娘留的地址，正是咱們在櫻桃巷的那間宅子。」趙舒只覺得胸臆之間似有春風鼓蕩，溫暖而又舒適，令他四肢百骸都充溢著快活。他深吸一口氣，竭力壓抑著滿心的雀躍，片刻之後輕輕道：「阿保，我在這裡住煩了，你去安排一下，我今日就要回京城王府。」

阿保答了聲「是」，自去安排。

泰和帝得知趙舒要回京，當下大喜，忙道：「朕也要回去了。」

那麼多軍政要務等著他處理，若不是為了陪趙舒，他哪裡有閒心在溫泉行宮待著。當天下午，泰和帝的鑾駕在全副武裝的禁軍騎兵簇擁下，浩浩蕩蕩往京城而去。

秦素梨的弟弟快要滿月了，生得白白嫩嫩，一雙大眼睛裡大黑眼珠子靈活得很，瞧著特別可愛。

因為弟弟生得白，秦素梨給他起了個乳名——二白。

陳家眾人總覺得此名配不上小嬰兒的風姿，可是秦素梨既然這麼叫了，大家都從善如流，開始跟著這麼叫。

這日晚上下起了雨，秋雨纏綿，屋裡屋外有些潮濕。

陳老爹索性把火盆拿出來放在堂屋空地上，專門焚燒花圃裡掘出來的木蘭根烤火，又在上方掛著銅壺燒水溫酒，一家人在堂屋裡烤火聊天，甚是開心。

陳老太太飲了幾杯加了蜂蜜的桂花酒，酒意上來，正暈暈乎乎，聽秦素梨叫小嬰兒二白，不由「嗤嗤」笑了起來，「素梨，妳想知道妳的乳名叫什麼嗎？」

秦素梨聽了，忙追問道：「姥姥，我的乳名到底叫什麼呀？」

眾人知道內情，都低頭偷笑。

陳老太太嘿嘿一笑，「妳家院子裡有一棵老梨樹，原想著梨早摘完了，妳十月出生時才發現樹上還藏著一顆大白梨……」

秦素梨忽然有一種不妙的預感，她起身便走，「啊，我去灶房拿幾個紅薯過來，咱們放在火盆裡烤了吃。」

陳老太太見外孫女要溜走，忙加快了語速，開開心心道：「我的素梨呀，妳的乳名便是大白梨呀，哈哈哈哈哈！」

秦素梨裝作沒聽到，徑直進了灶房。

沒多久她捧著幾個紅薯從灶房出來，聽到有人敲門，不由一愣，這麼晚了還下著雨，誰會過來？

王四兒不放心秦素梨，也跟了出來，見狀便走到秦素梨身旁，大聲問道：「誰？」雨聲中傳來微帶著沙啞的年輕男聲，「是我，阿壽。」

秦素梨一聽，趕緊上前開門，穿著黑色油布斗篷的阿壽正站在門外，他身後跟著幾個牽著馬的黑衣人，馬頸上掛著馬燈，在雨中隱隱發出昏黃的光。

阿壽見了秦素梨，不慌不忙躬身行禮，「秦姑娘。」

秦素梨見阿壽來得甚急，心裡頓時有些發慌，「阿壽，是不是趙小哥……」

阿壽神情不變，細長的眼睛瞟了王四兒一眼。

王四兒看懂了，卻不肯離開，反而往前了半步，「姊姊，我陪著妳。」

秦素梨忙把手裡的紅薯遞給了王四兒，「你先把這些埋到火盆裡，等會兒我過去吃。」

王四兒知道秦素梨要支開他，只好拿著紅薯轉身進去了。

阿壽向旁邊的隨從擺了擺頭。

那個隨從閃電般竄進了大門內，把影壁內檢查了一番，確定王四兒已經進去了，這才隱藏身形立在影壁旁。

阿壽湊近秦素梨，低聲道：「秦姑娘，我們公子進入九月以來，咳嗽日漸加重，不知您有什麼法子沒有？」

秦素梨打量著阿壽。

趙舒身邊的那些個貼身小廝中，阿壽一向文氣沉靜，從不說廢話，他既然這樣說，就表示應該是真的。

想到趙舒躺在錦榻上咳嗽胸悶的痛苦模樣，秦素梨心裡說不出的難受，低頭思索片刻，道：「阿壽，你何時回京？」

阿壽心中歡喜，面上卻依舊沉靜，「啟稟秦姑娘，小的明日一早回京。」

秦素梨想了想，道：「哦，那你早些回去吧。」

阿壽先是一愣，才道：「是。」

他似乎把事情搞砸了。

阿保的意思是要他裝作路過送禮，若是秦姑娘問候王爺，就閒閒地提一句「我們公子咳嗽越發嚴重了」。

可是阿壽覺得秦姑娘極聰明，自己若是這樣做作，說不定會弄巧成拙，因此沒有按阿保的法子來，沒想到還是不行。

就在阿壽又想出一個主意的時候，秦素梨開口問道：「阿壽，我若是前往京城，怎樣才能找到你們公子？」

她心裡已經有了主意，因此態度很是從容。

饒是阿壽一向冷靜自持，聞言眼睛也忍不住亮了起來，「秦姑娘，我們公子一向在狀元大街後街的櫻桃巷宅子裡住，就在櫻桃巷南側，紅漆大門，上面掛著『趙府』的原木牌子。」

秦素梨點了點頭，微微一笑，「阿壽，我知道了，你趕緊去忙你的事情吧。」

他說的櫻桃巷她是知道的，就在福王府後面。

阿壽和他身後的隨從瞧著像是長途跋涉而來，估計還有別的事情，別耽誤他們辦事比較好。

阿壽垂下眼簾，答了聲「是」，率領眾隨從騎馬離去了。

這時候王四兒走了出來，「姊姊，阿壽找妳有什麼事？」
秦素梨伸了個懶腰，「沒什麼事，就是路過順路來看看。」
王四兒心中疑惑，但是並未多說什麼。

稍晚，秦素梨尋了個機會和陳老爹說了趙舒咳嗽加重這件事。
陳老爹聽了，忙道：「秋日乾燥，趙小哥肺部餘毒未清，須得用藥藤熬水繼續泡澡，正好我移植了一盆，若是阿壽再來，讓他拿到京城去給趙小哥吧。」
秦素梨點了點頭，「姥爺，我再想想。」
其實她本來就打算等弟弟滿月後去京城一趟，倒是可以順路給趙舒把藥藤送去。
陳老爹雖身在鄉間，卻頗有一種閒雲野鶴的氣質，他端著酒盞品嚐著熱熱的桂花酒，在微醺的感覺中眯著眼，等著秦素梨想明白。
過了一會兒，秦素梨道：「姥爺，我正好要去京城試著賣貨，不如順路給趙小哥把藥藤送去吧。」
陳老爹自己做事乾脆利索，也喜歡秦素梨這樣，笑咪咪道：「去吧去吧，帶上四兒，這孩子甚是機靈，你們就坐航船過去吧。」
秦素梨既然打算自立自強做生意養家，就不能像尋常婦人一樣在家中生兒育女做些針黹女紅，而是得走出去，獨立經歷這人世。

第二天一大早秦素梨就起來了，她準備了兩個竹篋，一個竹篋放著她製作的各樣香脂、香膏、香油和香胰子，另一個竹篋放陳老爹移植的那盆藥藤。
到了晚上，秦素梨便和大家說了她的打算——她要帶王四兒坐航船去祥符縣看望姨母一家，再去京城的胭脂水粉鋪子看看能不能賣她的這些貨。
陳氏抱著二白看著秦素梨，眼底滿是不捨，「素梨，妳一個小姑娘家要去這麼遠的地方……」
秦素梨笑咪咪走上前，在二白白嫩肥軟的小臉上親了好幾下，又埋進二白身前深深吸了一口小娃兒的奶味，「二白呀，姊姊要去掙錢養活你了，你將來有了本事，可要孝順姊姊呀！」
她每次見到二白都要揉搓他許久，又是親，又是嗅，又是摸他的小肥背，順利成為娘親之外二白最喜歡的人。
陳氏原本正難過呢，聽秦素梨胡言亂語，有些哭笑不得，「傻姑娘，妳渾說什麼呢，什麼孝順不孝順的，這是妳弟弟。」
秦素梨見娘親被逗笑了，心中也鬆快了些，捧著二白的小肥手親了好幾下，「二白，姊姊捨不得你……」
前世她一直沒有孩子也就罷了，這輩子有了弟弟，她才知道小娃兒如此可愛，光是看著二白，她都覺得心要融化了，這次進京若是順利，她打算尋專門看婦科的名醫好好診脈，看自己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。

得知秦素梨帶了王四兒乘坐航船往京城方向去了，阿壽忙帶著隨從也乘船跟了上

去，中途還給阿保飛鴿傳書。

到了祥符縣碼頭，秦素梨和王四兒一人背著一個竹篋下了航船，雇了輛馬車，往祥符縣城郊的薛家堡而去。

阿壽一直跟到薛家堡外，確定秦素梨去了陳大姊家，這才帶著隨從回王府回話去了。

這時候趙舒也搬到了櫻桃巷的宅子。

得知秦素梨已經到了京城外城的祥符縣，他當即吩咐阿保，「讓那個廚子田福過來這邊廚房，但不許他露面……還是讓他改名字吧，以後叫田多好了。」

秦素梨既然喜歡田福，不，田多燒的菜，為了用美食留住秦素梨，還是讓田多過來吧。

趙舒在櫻桃巷的宅子等了兩日，還不見秦素梨到來，不免有些著急了。

第二十二章 用美食誘惑小姑娘

薛家堡位在金水河邊，與京城距離極近。

前世陳氏去世後，秦素梨被陳老爹和陳三郎接到陳家莊住，也曾來過薛家堡作客，因此熟門熟路指揮著車夫進了薛家堡，在薛姨母家大門外停了下來。

來應門的是薛姨母家的小丫鬟玉秀。

玉秀今年才十二歲，是薛姨母前些時候買回家做雜活的，並不認識秦素梨，她見秦素梨生得甚是美麗，卻背著一個大大的竹篋，她有些無法確定秦素梨的身分，「這位姑娘是……」

秦素梨卻是認識玉秀的，笑吟吟道：「我姓秦，是薛姨母的外甥女。」

前世姨母把玉秀給了她，玉秀一直在她身邊侍候，很是忠心，後來進了京城，因柳翎要用玉秀籠絡手底下的人，為了保護玉秀，她將玉秀嫁給一個妥當的杭州茶葉商人，讓玉秀隨著丈夫往江南去了。

此時看到滿臉稚氣的玉秀，秦素梨心裡說不出的感慨。

玉秀一聽秦素梨自稱姓秦，是女主子的外甥女，一下子就明白過來，「原來是秦家姑娘，太太一直念叨您呢！」她笑著扭頭喊了句，「太太，秦姑娘來了！」

陳大姊正在西邊耳房裡盤點種子，聽到玉秀的喊聲，心中大喜，忙迎了出來。

寒暄罷，秦素梨忙道：「姨母，我先去見見老太太吧。」

陳大姊笑了，「老太太出去作客了，這幾日都不會在家，咱們先去堂屋坐下說話。」

姨甥倆在堂屋坐下，玉秀送上茶點後便退下了，留下秦素梨和姨母好好說話。

得知陳氏生了一個大胖小子，陳大姊拍手笑道：「太好了，到時候我與妳一起回去，好好陪陪妳娘。」

秦素梨收斂臉上笑意，又說起了秦義成鄉試高中休妻另娶之事。

陳大姊簡直目瞪口呆，接著便憤慨不已，拍著方桌連聲罵秦義成「真畜生」、「噁心人」、「什麼玩意兒」、「不是東西」。

秦素梨也噁心自己這個爹，幫著罵了幾句，然後道：「姨母，如此不要臉的人，咱們別提他了。」

其實她爹這樣做，秦素梨心裡是既輕鬆又歡喜，似卸下一副枷鎖，只是這種心情

不好讓人知道。

陳大姊氣憤得不行，吸了好幾口氣，才把那股噁心勁兒給壓了下去，「素梨，回頭我去勸妳娘，她離了秦義成真真是好事，以後我在祥符縣這邊給她說戶殷實的好人家，讓她嫁過來夫唱婦隨，好好過過舒心日子。」

秦素梨是從來不反對娘親再嫁的，這次過來也有這個意思，當即親親熱熱拉住陳大姊的手撒嬌，「姨母，妳可得好好打聽，我娘這輩子吃的苦太多了，得讓她遇到個好男人再嫁。」

姨甥倆達成共識，心中都歡喜得很，就陳氏再嫁人選問題熱切地討論起來。

陳大姊做事十分俐落，說完話後，便把秦素梨安置在西廂房，把王四兒安置在東耳房薛春冰的房裡，「西廂房是妳二表哥的屋子，他如今在書院裡，幾個月才回家一次，妳就安心住下吧。春冰如今在鋪子裡和妳姨父一起看鋪子，晚上並不在家裡住，四兒住著正好。」

秦素梨最是勤快，陪著陳大姊把西廂房重新打掃整理了，又鋪排上潔淨的衾枕被褥，把自己的行李也安置妥當，又拿出帶給陳大姊的禮物。

她這次過來，給陳大姊全家都準備了禮物。

忙完這一切，秦素梨也有些累，當晚早早便歇下了。

隔天陳大姊帶秦素梨進城，她打算先帶秦素梨去自家鋪子看看，順便在城裡吃頓好吃的，然後再帶秦素梨去延慶坊逛街。

大周京城轄有開封和祥符二赤縣，開封縣分管京城的東南部分，祥符縣分管京城的西北部分。

薛家的種子鋪子就在京城的西北角，整條街都是做種子和糧食生意的，如今旺季剛過，街上來往行人並不多。

秦素梨的姨父薛大郎生得高高瘦瘦，雖然皮膚有些黑，卻依舊能看出年輕時候的俊秀輪廓。

他沒有女兒，一向疼愛和妻子兒子長得有些像的外甥女秦素梨，本來正在看鋪子，見秦素梨來了，忙笑著起來迎接，「素梨來了！」又扭頭吩咐薛春冰，「春冰，快去樊家酒樓訂個席面，待會兒咱們帶素梨過去。」

秦素梨也喜歡姨父，笑吟吟行了禮，親親熱熱道：「姨父，我替姥爺給你帶了一套御窯茶具，你看看喜不喜歡。」

這套茶具還是阿壽送到陳家去的，是平素只有達官貴人才能得到的。

因薛大郎喜歡喝茶，這次出門，陳老爹特地拿出來讓秦素梨帶來給他做禮物。

王四兒忙拿出盛放瓷器的匣子遞了過去。

薛大郎看了瓷器，簡直是心花怒放，讚不絕口，當下關了鋪子，和妻子一起帶著秦素梨往樊家酒樓去了。

在樊家酒樓大吃一頓之後，薛大郎回去顧鋪子，陳大姊則是興奮的帶著秦素梨去祥符縣衙找大兒子薛春雨。

薛春雨在城裡另有住處，是縣衙後面僻巷裡的一座小小宅子，他帶著母親和表妹

去了自己的小宅子，待她們歇了午覺，又陪著她們去延慶坊逛街。

秦素梨逛街專門進那些賣胭脂水粉的鋪子。

她一一觀察試用了這些鋪子的香脂香膏，最後發現都不及自己的貨，心下大定，便笑著問薛春雨，「大表哥，這附近有沒有一個叫海棠紅的胭脂水粉鋪子？」

秦素梨知道鞏縣海棠紅把她的貨送到京城賣了，想看看京城這邊的價格如何。

薛春雨到底是縣衙都頭，對這一帶頗為熟悉，當即道：「海棠紅離這裡不遠，我帶妳們過去。」

在海棠紅京城總店裡，秦素梨果真看到自己親手製作的香脂香膏等貨物。

她看了王四兒一眼，王四兒會意，笑吟吟上前打聽各樣貨品的價格。

秦素梨在一邊聽著，心中又驚又喜。

她把貨賣給鞏縣海棠紅的時候，一盒香脂五錢銀子，一盒香膏一兩銀子，一瓶香油一兩銀子，一塊香胰子一兩銀子，鞏縣海棠紅一般是加一半價零賣出去，而京城海棠紅則是直接翻倍。

秦素梨藉口試用玫瑰香膏，在鋪子裡觀察著，發現她的貨在京城賣得很好，就她試用各種貨物的那會兒工夫，就有五個來點名要買「玉梨記」的人。

玉梨記正是她讓李濟在她的瓷盒瓷瓶上設計的名號。

而且這五個人，有一個是帶著丫鬟來買的，瞧著像是小康之家的姑娘，另外四個都是大家的媳婦婆子打扮，應該是替主子來買的。

也就是說，他的「玉梨記」已經成功擠進了京城貴女的梳妝檯。

這個發現令秦素梨心潮澎湃豪情滿懷，她雙目亮晶晶看著大堂內來來往來的顧客，在心裡輕輕道：京城，我秦素梨又回來了，這次歸來，我再不像前世那樣憋悶委屈，我要快快活活，自由自在，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，過自己想過的日子。薛春雨從來不知道女子能在胭脂水粉鋪子裡耗費將近半個時辰時間，在一邊等得昏昏欲睡，索性起身去外面透氣。

他剛在廊下站定，便看到一個極清俊雅致的少年帶著隨從向著他慢慢走了過來。他總覺得這少年看著有些面熟，再凝神細看，這少年戴著皂條軟巾，穿著玉白直裰，做士人打扮，清瘦高挑，如仙人一般……

這下子薛春雨想起來了，他笑著跳下高台，拱手迎了上去，「原來是趙小哥。」

趙舒笑容溫雅，聲音清澈，「原來是薛大哥，不知薛大哥在這裡做什麼？」

薛春雨道：「趙小哥，我是在陪家母和舍表妹逛街。」

趙舒靜水般的雙目似乎亮了一下，聲音有些低，卻溫潤好聽，「是秦姑娘嗎？」

薛春雨笑著歎氣，「可不就是她，她已經在鋪子裡耽擱半個時辰了，還不肯出來。」

恰在這時，薛春雨身後傳來秦素梨帶著笑意的聲音——

「咦？大表哥，你和誰說我壞話？」

趙舒不由自主屏住呼吸看了過去，就見一個身姿苗條的美貌少女正掀開海棠紅門上的珠簾走了出來，粉衣白裙，蓮步輕移，一雙盈盈雙目滿是笑意，正是他等了兩日的秦素梨。

此時與秦素梨重逢，不知為何，趙舒心裡一陣委屈，鼻子有些酸澀，眼睛瞬間濕

潤了，立在那裡，靜靜凝視著她。

秦素梨沒想到會在這兒遇到趙舒，登時瞪圓了眼睛，「趙……趙小哥，你怎麼會在這裡？」

趙舒那樣嬌氣病弱，如何會來這種熱鬧喧譁嘈雜不堪之處？

見趙舒眼睛濕漉漉的，像委屈的小貓咪一般看著自己，秦素梨頓時擔心起來，顧不得許多，一撩裙裾，靈巧地跳下高台，輕捷地落在趙舒面前，仰首細細看他，「你怎麼了？」

怎麼瞧著這麼可憐？

趙舒依舊默不做聲凝視著秦素梨，他睫毛烏濃，再加上眼睛濕潤，睫毛也沾一點潮氣，瞧著像是用墨描畫過眼睛一般，竟有些映麗之感。

看著這樣的趙舒，秦素梨不知為何有些心虛，一向理直氣壯的她不由自主試著解釋，「我從阿壽那兒得知你身子不適，原本打算處理好手頭上的事就去看你的。」

趙舒抿了抿唇，用極低的聲音道：「我等了妳兩日……」

秦素梨忙道：「啊，我特地帶了一個盆景過來，明日我就送到櫻桃巷你的宅子去。」

趙舒又道：「既然遇到了，我陪妳去拿那個盆景。」

他怕她這次一溜走，不知道又會拋下他多久。

秦素梨想了想，道：「這樣啊……我和姨母說一聲。」

趙舒神情平靜道：「我陪妳去見妳姨母。」

薛春雨在一邊聽著兩人的對話，總覺得秦素梨和這位趙小哥怪怪的，卻又說不出哪裡怪，心裡鬱悶得很。

陳大姊這時候也帶著玉秀從海棠紅總店出來了。

她對美少年趙小哥印象極為深刻，立時認出他來，「真巧，趙小哥也回京城了？」

趙舒上前行禮，「見過薛夫人。」

秦素梨忙道：「姨母，我行李裡有一盆盆景，是姥爺交代我帶給趙小哥的。」

她往趙舒身後看了一眼，見到總像是沒睡醒的小廝阿喜，又看向趙舒，溫聲道：「不如你先回去，讓阿喜隨我回去拿那盆盆景？」

陳大姊也想起這位趙小哥身體羸弱，忙道：「是啊，這樣的小事，怎能勞煩你跑這一趟呢？」

趙舒不說話，只是靜靜看著秦素梨。

秦素梨被他看得心軟了，只得道：「你看這樣好不好，讓阿喜隨著我姨母他們回去拿盆景，我陪著你去宅子等著？」

趙舒當即道：「好。」他對著陳大姊長長一揖，「多謝姨母費心。」

陳大姊看著眼前的美少年，哪裡還能說別的，忙不迭答應了。

王四兒立在一邊，一直靜靜看著。

他總覺得秦素梨和這個趙小哥之間似乎有什麼祕密，可是經過一再觀察，卻發現他們之間很是光明磊落，起碼在秦素梨這邊的確是光明磊落的。

薛春雨倒是有些擔心表妹，可是他素來知道表妹是大力女，因此看趙舒那清瘦的小身板，再看看秦素梨神采奕奕的模樣，當下放心地把秦素梨留下，和阿喜及陳

大姊等人離開了。

秦素梨是知道趙舒的身體狀況的，送姨母表哥等人離開之後，這才低聲問：「咱們怎麼回櫻桃巷？」

延慶坊距離櫻桃巷不遠，若是只有她自己一個人，走過去就是了，可這會兒得考慮到趙舒的狀況才行。

趙舒立在秦素梨身側，整個人都平靜了下來，他低頭湊近她低聲道：「坐轎。」對他來說，乘坐馬車是有些顛簸。

趙舒突然湊近，他身上那種混合了竹葉香與藥香的氣息撲面而來，令秦素梨一時心跳有些快，她正要說話，卻見八個甚是剽悍的青衣轎夫抬著兩頂小轎如飛而來，忙閉口不言了。

那八個轎夫極快地分別把轎子停在她和趙舒身側。

趙舒等到秦素梨上了後面的小轎，自己才在小廝服侍下上了前面的小轎，一路往櫻桃巷而去。

趙舒的轎子到處軟軟的，坐起來非常舒服，令人如在雲端，秦素梨不由自主閉上了眼睛，很快就有了睡意。

轎子在櫻桃巷宅子的庭院裡落了下來。

待轎夫們都退下後，趙舒這才去請秦素梨下轎。

掀開轎簾，他發現秦素梨居然在轎子裡睡著了，小臉白裡透紅，塗了玫瑰色香膏的櫻唇微微嘟著，可愛得很。

她的唇看起來好軟，好想親一下啊！

趙舒情不自禁身子前傾，卻看到秦素梨睫毛微微顫動，忙往後一退，恢復了冷清自持模樣，「素梨，到了。」

秦素梨睜開了眼睛，怔怔看著趙舒，似乎有些不知道身在何方。

片刻後，她閉上了眼睛，換了個姿勢，又窩著睡著了。

趙舒不由勾起微笑，索性裹了件寶藍緞面雪狐披風坐在阿保搬來的圈椅上，一邊批閱吏部送來的公文，一邊等著秦素梨醒來。

如今吏部尚書空缺，泰和帝命趙舒暫時代管吏部，雖然大部分事務都由吏部侍郎和諸郎中處理，可是重要事務還是要送到趙舒這裡來由他定奪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秦素梨終於再次醒來。

她待在轎子裡研究了一會兒，最後暗自感慨：趙舒這嬌氣包太會享受了，這轎子若是讓她坐，必定坐一次睡一次。

外面靜悄悄的，偶爾傳來風吹樹葉的聲音和翻動紙張的聲音。

秦素梨理了理髮髻和衣裙，掀開轎簾，卻發現小轎停在一處庭院裡，庭院裡花木扶疏，景色雅致，趙舒正坐在一旁放了錦緞靠枕的圈椅上，前面黃花梨木書案上放著筆墨紙硯和一摞摞文書，他正專注地處理著這些文書，金色夕陽照在他的臉上、身上，頗有種歲月靜好的感覺。

趙舒提筆在文書上批了一個字，下意識抬眼看向秦素梨，見她正在看他，一雙大眼睛裡滿是好奇，不由笑了起來，柔聲道：「渴嗎？」

秦素梨「嗯」了一聲，因為剛睡醒，聲音嬌嬌的。

光是這麼簡單的回應就令趙舒心裡癢癢的，他不敢再多想，忙道：「我叫人來侍候。」

秦素梨趕緊阻止道：「不要，就咱們兩個說話方便些。」

趙舒聽了，忙給一邊侍候的阿保使了個眼色。

阿保會意，和阿壽一起上前飛快地把書案、圈椅和各種文書都收了起來，用最快的速度撤了出去。

秦素梨待人都離去了，這才起身道：「咱們進屋說話吧。」

太陽快要落山了，她怕趙舒身子受不住。

趙舒作勢欲起，卻故意輕輕舒了口氣。

秦素梨聽到了，忙上前攙扶著他，兩人一同往正房走去。

屋子內的擺設和臨河別業差不多，以舒適典雅為主。

秦素梨見狀，便知趙舒圖方便，他的屋子的布置都一樣，當下攙扶著趙舒進了西暗間。

西暗間的布置果真和臨河別業的一樣。

秦素梨把趙舒安置在了窗前錦榻上，拿了個極厚極柔軟的錦緞靠枕放在他身後，展開錦被搭在他身上，又彎腰為他掖好被角，這才道：「我先去洗把臉，然後咱們再聊。」

她在海棠紅試了幾樣香膏香脂，這會兒剛睡醒，一定是脂退粉殘的憔悴模樣。

趙舒目光沉靜看著秦素梨，「嗯」了一聲，又道：「裡面的器物妳隨使用。」

秦素梨熟門熟路進了西暗間屏風後的浴間——就連浴間的位置也和臨河別業一樣。

浴間裡的白玉架子上擺著她送他的竹葉香胰子和薄荷香胰子，還有一盒「玉梨記」白月季花香脂。

秦素梨用竹葉香胰子洗了臉，拿起那盒香脂打開，卻發現還未被用過，當下使用尾指剗了些，對著銅鏡細細敷在臉上。

見髮髻有些亂，她又拿起白玉架子上的碧玉梳重新梳了頭。

秦素梨懶得費事，索性把長髮全梳了上去，挽了個簡單的道姑髻，用王四兒送的那支白玉梨花簪固定，又理了理裙子，見一切妥當，這才重新洗了手出去。

她不過進去一會兒工夫，趙舒的錦榻上已經擺了一張黃花梨木炕桌，上面擺著水晶茶盞和幾樣用水晶盤盛著的鮮果點心。

趙舒溫柔地看著秦素梨，「過來用一些吧。」

秦素梨的確又渴又餓，也不和趙舒客氣，在炕桌另一端盤腿坐下，先端起水晶壺斟了一盞茶。

茶液呈現淺紅色，果香濃郁，甜而不膩，秦素梨連飲了兩盞，又拿了一塊精緻的桂花糕吃，覺得好吃，便又拿了一個。

她吃得不慢，姿態卻甚是優雅。

趙舒原本沒什麼食慾，可是見秦素梨又喝又吃，像是很好吃的樣子，便輕輕喚了

聲「秦素梨」。

秦素梨正在吃桂花糕，聽到趙舒叫她，便看了過去。

她似乎天生能讀懂趙舒的眼神，當下一句廢話也無，端起水晶壺倒了一盞果茶，起身扶了趙舒起來，餵他慢慢喝了。

見趙舒看向那盤桂花糕，秦素梨便拿了一塊桂花糕餵他吃，又餵他喝了些果茶，然後柔聲問道：「還要嗎？」

大約是趙舒太過病弱的緣故，她和趙舒說話時總是下意識壓低聲音，讓自己變得溫柔一些。

阿保和阿壽立在外面廊下，聽到裡面的動靜，阿保大為歡喜，眉飛色舞給阿壽使眼色，說道：「喲，秦姑娘好厲害，居然能讓王爺吃下東西。」

天知道他們王爺有多挑食，而且食量跟小鳥似的，好不容易肯用飯了，也只是用一點點，還不夠他一口的量。

阿壽微笑，心中也不免感歎：這就是一物降一物嗎？連陛下都不敢惹的王爺，偏偏就吃秦姑娘這一套。

西暗間裡，趙舒正在想辦法把秦素梨留下來。

見秦素梨吃起花生糖，他撒嬌道：「素梨，我也想嘗嘗……」

秦素梨一把把手裡的花生糖全吃了，一邊道：「這個難克化……」她拈了塊酥油泡螺去餵趙舒，「這個入口即化，你吃這個。」

酥油泡螺是把乳酪與蔗糖霜混和在一起，熬好再過濾做成的，入口即化，奶香濃郁。

趙舒就著秦素梨的手吃了酥油泡螺，心中計議已定，緩緩道：「素梨，晚上想用些什麼？」

秦素梨當即想了趙舒的廚子做的佛跳牆，忙道：「你們別業裡那個叫田福的廚子做的佛跳牆，簡直是我吃過的最美味的食物了。」她大眼睛亮晶晶看著趙舒，「那個田福現在在京城嗎？」

趙舒垂下眼，身子慢慢靠回身後的錦緞靠枕，緩緩道：「田福啊，似乎沒在這裡……」

秦素梨有些失望，「沒有就算了，我晚上和大表哥去朱雀門外的州橋夜市，我想吃那裡的羊肉炕饅和酸辣三鮮水餃。」

趙舒微笑又道：「我想起來了，田福如今改名叫田多了，就在這裡呢！」

秦素梨笑咪咪地道：「那我就不客氣了，用罷晚飯我再走。」

想到美味的佛跳牆，秦素梨頓時覺得好餓，又拈了一塊酥油泡螺吃了。

趙舒微笑。

好在佛跳牆做起來甚是費事費時，秦素梨的這頓晚飯怕是要用到子時了……

第二十三章 共度這兩夜

趙舒有一句沒一句地與秦素梨說著話，時不時抬眼看看窗外，盼著再來一場夜雨，這樣他就更有理由留下秦素梨了。

也許是趙舒的祈禱起了效，天色漸漸暗淡下來，還刮起了風，竹葉被風吹得沙沙

作響，秦素梨待在溫暖的室內，卻也有寒意侵人的錯覺。

屋子裡有地龍，比外面要暖和不少，錦榻一旁擺著一座赤金枝型燈，屋子裡亮堂堂的。

單是看著秦素梨，聽著秦素梨說話，趙舒就覺得幸福。

隨著夜幕降臨，趙舒卻開始咳嗽。

秦素梨伸手一摸趙舒的額頭，發現有些燙，忙叫了阿保進來，「阿保，趙小哥有些發燒，要不要請沈大夫？」

阿保也吃了一驚，忙去請沈寒之過來。

沈寒之替趙舒把脈開藥後就離開了。

阿保服侍趙舒服了藥，待趙舒陷入昏睡，這才低聲道：「秦姑娘，自從您……我們公子其實已經好多了，只是這深秋初冬天氣，還是過於乾燥。」

秦素梨想起前世趙舒一直住在金明池行宮，輕聲道：「你們公子其實應該住在像臨河別業那樣離水近的地方。」

阿保低低答了聲「是」，看了一眼熟睡的趙舒，又輕聲道：「我們公子原本的住處就在一處湖泊的中央……」

秦素梨知道阿保所說的「在一處湖泊的中央」的住處，指的應該是金明池行宮，默然片刻後開口問：「我大表哥和阿喜還沒帶著那盆……盆景過來嗎？」

阿保心知秦素梨所說的盆景就是要讓趙舒用來煮水沐浴的藥藤，回道：「秦姑娘您別擔心，阿樂已經到外面去迎了。」

秦素梨起身走到窗前，見外面花枝搖動劇烈，分明是變天的前兆，知道快要下雨了，一顆心卻安定了下來——若是真的下雨，對趙舒的病情來說，未嘗不是一件好事。

就在雨滴落下的同時，阿喜引著薛春雨過來了。

秦素梨忙迎了上去，「大表哥，那盆盆景帶來了嗎？」

薛春雨從背上卸下竹筐，打開蓋子，從裡面取出種植著藥藤的花盆，「在這裡呢。」

秦素梨鬆了一口氣，接過花盆遞給阿保，「阿保，你去侍候你們家公子吧，我和大表哥先回家，明日再來探望趙小哥。」

阿保聞言，心裡一慌，眼巴巴看著秦素梨，聲音哀戚，「秦姑娘，我們公子服藥前說了，有極重要的話要和您說。」

秦素梨到底擔心趙舒，低頭沉吟。

薛春雨原本是打算接秦素梨回他的小宅子住的，一聽趙舒病重，也有些可憐他，忙道：「素梨，要不妳先留下吧，我明日下值後來接妳。」

秦素梨也想看看趙舒的情形到底如何，當下點了點頭，「大表哥，你待雨停了再走。」

阿保忙道：「薛都頭，酒席已經備好了……」

薛春雨急著回衙門覆命，推拒道：「今晚我輪值，我得趕緊去衙門，有兩具就行，酒席下次再領。」

阿保給一邊的阿樂使了個眼色，「阿樂，你送送薛都頭。」

阿樂當下奉上提前準備好的玄色油布斗篷，「薛都頭，請。」

薛春雨接過油布斗篷，看向秦素梨。

秦素梨點了點頭，微微一笑，「大表哥，我沒事。」

就趙舒那小身板，能有什麼事啊！

聽秦素梨這樣說，薛春雨這才披上油布斗篷，隨著阿樂沿著遊廊大步離開。

秦素梨目送薛春雨的身影消失在遊廊拐角處，這才深吸一口氣，雙目清明看向阿保，「阿保，現在就開始？」

阿保點了點頭，「我現在就去安排，您先陪著公子。」

秦素梨進去的時候，趙舒已經醒了過來。

他本來正懨懨地躺在那裡，一臉的生無可戀，見到秦素梨進來，眼睛瞬間亮了起來，聲音微顫，「妳……妳沒走？」

他還以為秦素梨已經離開了。

秦素梨笑吟吟在錦榻邊坐下，「我還沒吃到你家的佛跳牆，今日非要賴著不走了。」

趙舒原本還覺得人生灰暗，此時見了秦素梨，只覺春風拂面，身子有些輕飄飄的，原本悶得發疼的胸口也輕鬆了，眼睛亮晶晶，聲音輕而溫柔，「妳想住多久就住多久，我求之不得。」

若是住一輩子，那就是上天對我最大的恩賜了。

秦素梨想著趙舒是在感激她送來藥藤，伸手摸了摸趙舒的額頭，見他額頭還有些熱，便柔聲道：「阿保讓人用藥藤煮洗澡水了，等一下你就可以去泡澡了。」

趙舒被秦素梨摸得渾身發軟，一雙濕漉漉的眼睛看著秦素梨，眼中滿是祈求，「我有些怕……」

秦素梨見他如此，想起前世自己離世前，趙舒也進入了彌留狀態，前世他活了二十四歲，有十四年都在病榻之上，一直到死，不由心生憐惜，右手上移，輕輕摩挲著他的髮頂，柔聲道：「那你穿著浴衣泡澡，我在一邊陪你。」

趙舒歡喜極了，卻依舊做出自憐自傷的模樣來，「我有些渴……」

經過秦素梨的那三次解毒，他的身子已經比先前好了許多，如今瞧著病勢甚急，其實他心裡清楚，自己是一日好過一日了，不過他一見到秦素梨，就不由自主想要撒嬌，想要她陪伴著自己。

秦素梨忙道：「我餵你喝水。」

趙舒泡藥澡的時候，秦素梨果真坐在錦凳上，趴在浴桶邊緣和趙舒說話，「你覺得怎麼樣了？」

趙舒這會兒覺得甚是清涼舒適，身子也輕快了許多，「這藥澡的藥效可真不錯。」

秦素梨眯著眼睛笑了，「這盆藥藤你先用著，每隔十日泡一次藥澡，我過幾日回鞏縣，等我來的時候再給你帶一盆過來。」

趙舒聽她這麼說，垂下眼，輕輕道：「妳何時回去？我也要回臨河別業一趟，若是日子相合，到時候倒是可以搭我的船一道回去。」

秦素梨伸出指頭掰著算日子，「我打算在我姨母家附近買座宅子，另外還得試著

在延慶坊賣我的玉梨記……差不多得在京城耽擱十來日，大約十月十四或者十五回去。」

十月十六是秦素梨的十五歲生辰，陳老太太和陳氏早就在籌備給她辦及笄禮，因此她必須在十月十六前回到鞏縣。

趙舒心思如電轉，很快便猜到秦素梨是要回去過十五歲生辰，略一思索，道：「我隱約聽到姥姥說十月十六是妳的十五歲生辰……」

秦素梨左手支頤，眼中含笑，「嗯，那日我姥姥她們要給我辦及笄禮。」

趙舒笑意加深，「真的好巧，我正是十月十三去鞏縣，也能參加妳的及笄禮了。」

秦素梨也覺得好巧，當下笑咪咪道：「那我就可不客氣了，到時候搭你的船一起回去。」

泡好澡出來，趙舒低燒退了，也不咳嗽了，正好佛跳牆做好送了過來，他便要陪著秦素梨用飯。

秦素梨知道他難得有食慾，和他對坐吃了起來。

外面夜雨瀟瀟，寒氣濕重，屋子裡暖意融融，佛跳牆滋味鮮美，御田碧粳米真的好吃，秦素梨吃得很開心，添了兩次飯。

見秦素梨用得開心，趙舒也開心起來，用了小半碗飯，又用了小半碗秦素梨給他盛的湯。

用罷晚飯漱好口，見秦素梨有告辭之意，趙舒鄭重道：「素梨，我有話要和妳說。」

秦素梨見趙舒這樣認真，不免感到好奇，「怎麼了？這麼鄭重。」

趙舒看了一邊侍候的阿保阿壽一眼。

阿保阿壽會意，忙退了下去。

待房裡只剩下自己和秦素梨，趙舒深吸一口氣，起身走到秦素梨身前，深深一揖，「素梨，對不住，我做了件對不起妳的事。」

他是男子漢大丈夫，做錯了就是做錯了，只有大大方方承認，才能和她好好商議該如何補救。

秦素梨也站了起來，仰首看著比自己高了大半個頭的趙舒，有些納悶，「到底怎麼回事？」

趙舒白皙如玉的臉漲得通紅，「前段時間得知妳父親要參加鄉試，我想著要幫妳的忙，就自作主張尋了人，助妳父親考中了正榜。」

他越說越羞愧，殷紅似血的俊臉垂了下來——此生第一次辦了這麼蠢的事，當真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。

想到自己給秦素梨全家造成的痛苦，趙舒心中後悔至極，「我太自以為是了，誰知令尊居然……居然……」

這世上居然有秦義成這樣的丈夫，這樣的父親，他當真是歎為觀止。

他深吸一口氣，沉聲道：「素梨，妳若是同意，我可以想法子託人讓令尊……一朝跌倒，再難翻身。」

最後「一朝跌倒，再難翻身」八個字，趙舒加重了語氣，一字一頓，幾乎算得上

咬牙切齒了。

見趙舒如此認真，秦素梨覺得他可愛極了，一直笑吟吟望著他，待他說完，她忍不住笑出聲來，伸手握住了他的手，開心道：「原來是你呀，那我可得好好謝謝你了。」

趙舒錯愕地抬眼觀察秦素梨，見她雙目盈盈，笑容燦爛，這才相信她沒有騙自己，先鬆了一口氣，然後發現她正握著自己的手，心跳不禁又快了起來，因怕她發現而鬆開自己的手，他為了轉移她的注意力，又小心翼翼地開口問道：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秦素梨知道趙舒很少站這麼久、說這麼多話，怕他累著了，笑吟吟道：「你在錦榻上躺下，我細細說給你聽。」

趙舒垂下眼，就著秦素梨的手在錦榻上躺了下來。

秦素梨安置好趙舒，也不怕家醜外揚，把秦家之事一一說了，最後道：「我一直盼著我爹和我娘和離，不然我和我娘會被秦家人活活斃死，饒是如此，我爹臨了又坑了我一次，把我許給了柳翎。」

聽了秦素梨的話，趙舒憤怒到了極點，藏在白綾衣袖內的另一隻手緊握成拳，聲音很輕，卻帶著森然之意，「那個姓柳的與妳的親事倒也不難解決。」

秦素梨笑道：「這個沒關係，我早有了防備，即使到官府去打官司，我也不用嫁給柳翎。」

一則她提前和薛春冰定了婚有了婚書，若是打官司，秦義成那邊也不占理；二則從親戚關係上看，柳翎是她的長輩，輩分不合，按照大周律，這樁婚約是可以作廢的。

趙舒聽她這樣說，心中自有計較，卻開口問道：「那妳爹那邊……」

明亮燭光中，秦素梨笑容狡黠，「我爹娶了有名的滿城嬌，我自然是祝福他夫唱婦隨恩愛綿長。」她得意洋洋又道：「我祖母和姑母們也會與我爹的新娘子好好相處的。」

見秦素梨是真的開心，趙舒也歡喜起來，柔聲道：「夜深了，東暗間我讓人拾掇好了，我帶妳去看看吧。」

秦素梨正在歡喜，一時沒想到東暗間與趙舒住的西暗間就隔了個明間，當下答應了下來，「都快到丑時了，我得趕緊睡了。」

這會兒是子時三刻，待她洗漱罷睡下，估計都得是丑時了。

趙舒就著秦素梨的手從錦榻上起身，口中輕輕道：「瞧這雨勢，明日上午怕也不會停，也沒法出門辦事，妳不如舒舒服服睡個覺，養足精神。」

秦素梨深以為然，隨著趙舒去了東暗間。

秦素梨環視整個房間，與趙舒房間的冷色調和簡潔風格不同，東暗間以素白、淺粉色和淺紫色為主，傢俱也顯得秀麗精緻。

窗簾是淺粉色和素白雙層紗簾，窗前錦榻上鋪著素白錦褥，擺放淺粉繡薔薇花靠枕，黃花梨木小炕桌上擺著一個御瓷美人觚，裡面插了一大蓬鮮花。

一邊的黃花梨木架子上放著一個精緻的金爐，裡面焚著香料，聞著似乎是御用的

速水香，香氣極淡極雅，清新如雨後竹林，沁人心脾。

秦素梨又看向拔步床，上面掛著瑩白的鮫綃帳，輕紗似的帳幔用白玉鉤挑起，露出了裡面鋪設得厚厚的淺粉色繡薔薇花衾枕。

這分明是女孩子的閨房好不好！

秦素梨眼波流轉，含笑瞟了趙舒一眼，心道：難道趙舒也有一個潛藏極深的少女心？平時不得施展，如今有了機會，就要加倍發揮？

趙舒睫毛輕顫，心中頗為忐忑，不知道秦素梨喜不喜歡這屋子的鋪設？

這屋子是趙舒特地吩咐阿喜布置的。

他身邊六個貼身小廝，阿保、阿全、阿長、阿壽、阿喜和阿樂，其中阿喜最會討女孩子喜歡，福王府裡的丫鬟都喜歡阿喜，因此他把給秦素梨布置房間的任務交給了阿喜。

秦素梨一看這高枕軟床，一聞著金爐暖香，頓時覺得睡意上湧，當下便道：「多謝，你也累了，早些安歇去吧。」

趙舒離開之後，秦素梨匆匆洗了個澡就睡下了。

屋內花香怡人，溫暖如春，枕頭床褥又軟又厚，散發著陽光的氣息，秦素梨聽著淅淅瀝瀝的雨聲，很快進入了夢鄉。

大約是秦素梨近在咫尺的緣故，趙舒難得也睡熟了。

待趙舒隔日醒來，已近午時，外頭仍是陰雨連綿。

阿保一邊服侍趙舒起身，一邊絮絮道：「王爺，今天一大早薛都頭就過來把秦姑娘接走了，秦姑娘說了，您若定好出發去鞏縣的時間，派人通知她就是，到時候她直接去碼頭與您會合。」

見趙舒始終一言不發，阿保忙問道：「王爺，您若是預備去鞏縣，那吏部的公務……」

趙舒這才道：「吏部尚書一職甚是重要，不可長久空缺。」

阿保一邊麻利地為趙舒整理緋色親王常服，一邊問道：「不知王爺屬意何人？」

「薛琛吧，」趙舒垂下眼，「這件事你去安排。」

阿保答了聲「是」，又有些遲疑道：「王爺，薛琛是端王的老師金凌雲的同窗好友，與端王府關係密切……」

趙舒眼中現出冷峻之意，「薛琛其人，意量廣遠，氣充識定，志以天下為己任，而才又能符其志，實乃大周股肱之臣。」

九月時他陪著泰和帝在嵩山溫泉行宮，把薛琛這些年來的所上奏章和所作文章全都讀了一遍，感觸頗深。

阿保思索片刻，道：「王爺，既如此，不如您見一見薛琛？」

趙舒輕輕道：「不必了。」

他提攜薛琛，為的是大周，為的是大周百姓，並無攜恩圖報之意。

片刻後，頭戴烏紗折上巾，身穿緋色親王常服，腳蹬皂靴的趙舒離開了西暗間。

他既然要隨著秦素梨前往鞏縣，就要在出發前把公務全部處理完畢，做好與繼任

者的交接。

因此從今日開始，趙舒要好生忙碌幾日了。

阿保拿了件藏青緞面灰鼠斗篷趕了出來，「王爺，外面下著雨，甚是濕寒，您還是穿上斗篷吧。」

趙舒頓了頓，還是停住了腳步。

他的身子還是太弱了。

裹上灰鼠斗篷後，趙舒在明間立了片刻，最後決定順從內心，去了秦素梨住過一夜的東暗間。

阿樂習慣性地要跟進去，卻被阿壽拽住了。

阿壽對阿樂搖了搖頭，意思是——王爺不會希望有人跟著進去的。

東暗間裡一切都整齊齊，看起來像是從未有人住過一般。

趙舒立在那裡，閉上眼睛，嗅聞著殘留在屋子裡秦素梨身上特有的芬芳……

過了一會兒，從東暗間出來，趙舒忽然吩咐阿樂，「拿二百兩銀子賞田多，就說我的吩咐，讓他早些娶妻成家，好好在王府做事。」

阿樂答了聲「是」，自去安排此事。

秦素梨一大早就醒了。

這個房間實在太舒適了，令她有一種「溫柔鄉是英雄塚」的感覺，不敢再停留，房間裡準備的漂亮衣服和精緻首飾她都沒有動，洗漱罷就隨著來接她的薛春雨離開了。

阿保知道秦素梨自有主意，捧著給她準備的新衣追了出來，被她拒絕後也不敢多說，眼睜睜看著她就這樣隨著薛春雨離開了。

外面還下著小雨，到處濕漉漉的，寒冷異常。

櫻桃巷距離薛春雨的宅子不算遠，薛春雨和秦素梨一人打了一把傘，沿著街邊走著，薛春雨走在外側好護著秦素梨，兩人一邊說著話。

「我娘讓妳和王四兒在我的宅子裡住著，這樣妳做事也方便些，她老人家擔心我侍候不了妳，把玉秀給了妳，回去我就把玉秀的身契給妳。」

秦素梨笑吟吟道：「大表哥，多謝你，玉秀的身價銀我給你吧。」

她知道玉秀其實是薛春雨買回家的。

薛春雨笑道：「傻丫頭，和我計較那麼多做什麼？就當我提前給妳及笄禮好了。」

他就秦素梨一個表妹，和親妹妹是一樣的，做哥哥的自然要照顧妹妹。

秦素梨不禁微笑，不再多說。

薛春雨的宅子平時只有他一個人住，單身漢的宅子有些亂，秦素梨進門的時候，王四兒和玉秀正在灑掃整理。

見秦素梨隨著薛春雨進來，正拿著掃帚清掃走廊的王四兒頓時大喜，當下拖著掃帚就跑了過來，「姊姊。」

他生怕秦素梨被人給欺負了，只顧著打量秦素梨。

見王四兒如此警惕，秦素梨笑道：「快些打掃吧，待拾掇好大表哥這宅子，咱們

得出去忙了。」

王四兒一見秦素梨就開心，當下應了一聲，麻利地繼續忙活去了。

秦素梨進了正房，見椅背上、坐榻上、床上到處都是薛春雨的衣服，當下捲起衣袖開始收拾，打算先把薛春雨的衣服給洗出來。

薛春雨見狀，厚著臉皮道：「素梨，妳帶著他倆收拾家，我去給你們買早飯去。」

秦素梨忙道：「我想吃延慶坊韓家道的王記素煎餃，還有他家的綠豆薏米百合粥。」

薛春雨擺了擺手，「知道了。」

他提了空食盒大步流星出去了。

秦素梨帶著王四兒和玉秀忙碌了半上午時間，終於把薛春雨亂糟糟的宅子拾掇得窗明几淨一塵不染。

忙完家務，秦素梨和王四兒重新洗漱，換了見人的齊整衣服，吃完早飯後，一人提了一個桐木提匣便要出去。

薛春雨晚上還要去衙門輪值，這會兒自然在家裡高臥，知曉秦素梨要出門，他不放心便出來看，見秦素梨梳著一窩絲杭州纜，因為髮黑膚白，越發顯得雲鬢堆鴉，肌膚似雪，眉目濃秀，櫻唇嫣紅。

他再看她身上，穿著一件白藕絲交領襖，繫了條柳黃遍地錦裙，十分齊整，不由納悶道：「素梨，妳打扮得這麼好看出去做什麼？」

秦素梨還是小姑娘呢，這樣妝扮，實在讓人不放心啊！

秦素梨不禁得意地笑了，「大表哥，我要和四兒出去賣我的貨，你要一起去嗎？」

薛春雨想了想，道：「我陪你們去吧。」

秦素梨年紀小，生得卻好，保不定有那好色之徒動了歪心思，他這做哥哥的自然得陪著。